

— *Gelie faysu jiku* —

格列佛游记

(英) 斯威夫特

— *Siwēi fǎtè* —



一部杰出的游记体讽刺小说

本书是以格列佛船长自叙的方式写成的，主要叙述了格列佛船长在小人国、大人国、飞岛国和“慧骃”国的奇特经历。

格列佛游记

小人国游记

1699 年 5 月 4 日，我——格列佛医生，接受了“羚羊号”船长威廉·皮利查的建议，作为一名随船医生，和他一起到南太平洋去航行。

我们从伯利斯多起航，开始时一帆风顺。在向东印度群岛航行途中，我们遇到了风暴，有几位船员由于过度劳累而丧了命。11 月 5 日，一阵更加猛烈的风将我们的船驱赶着，直向一块礁石撞去，船被撞碎了。

所有的船员，包括我在内，慌忙放下救生艇，想方设法逃离沉船和礁石。

我们划着小艇，大约走了 3 英里的路程，就再也没有力气划了，只能听凭风浪的摆布。半小时后，一阵自北吹来的狂风，掀翻了小艇，同船的伙伴们都葬身海底，而我则凭着命运的驱使，被风浪裹挟着在海里浮游前进。

我屡屡伸下双脚试探，却总也够不到底。就在我精疲力竭，再也无力向前游的时候，我感到双脚已触到了浅滩。

风暴逐渐消退了。可浅滩的坡度很小，我走了近一英里才到岸边。那时大约是晚上 8 点钟，极度的疲劳使我不顾一切地躺在地上，沉沉睡去。

当我醒来时，已是白天了。我试图站起身来，可是却动弹不得。原来，我的手脚已被左右分开，牢牢地绑在木桩上了；我的头发也被钉住，浑身上下被许多细绳子捆绑着。

我只能朝天仰望，灼热的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。不一会儿，我耳畔响起了一阵嘈杂的人声。我感到有个小东西在我的左脚上爬行，正轻轻朝我胸脯上走来。我尽量压低眼皮往下看，终于看见了一个不到 6 英寸高的小人。他手里拿着弓箭，背上背着箭袋。在他的身后，大约有 40 个这样的小人正往我身上爬。

我极度恐惧，不由得大叫起来：“喂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没想到，这一叫，居然把他们都吓跑了。有些人从我身上跳下地时，竟然摔断了腿。

不过，他们很快又回来了。其中有个小人爬到我的脸上，举起双手，用一种怪怪的声调喊了一声“喜地那基姑。”其他的人也跟着喊了起来。

我听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只觉得躺在地上很不舒服，便挣扎着弄断了几根绳子，并用力把捆住我左臂的那根木桩拔了出来，又将钉住我头发的钉子松了松，我可以稍微活动一下头部了。小人们见了，吓得四散奔逃。

这时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了一声尖利的叫声，我立刻感到有上百支弓箭射向我的左臂，那感觉就像许多针尖扎在肉里一样。

我痛苦死了，挣扎着想再次起身。他们又开始了比上次规模更大的发射，有些人还试着用长矛来刺我的软肋。幸亏我穿了一件短皮外套，他们的矛头无法把它刺穿。

我想，还是安静地躺着吧，等到了夜里，再想办法逃走。那些小人见我安静下来了，便不再射箭。

一会儿，嘈杂声又起。在距离我右耳不远的地方，响起一阵敲敲打打的声音。我偏过头去，发现那边地上已竖起了一座约 1.5 英尺高的台子，台上站着 4 个小人，其中一个看上去像头领的人，对着我讲了一通我听不懂的话，然后叫了 3 声“哪多地夫”。接着便有 50 个左右的小人走过来，割断了捆住我头发的绳子。

我饿坏了，就把手指放在嘴里，示意他们我肚子饿，需要吃东西。那位头领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他从台上走下来，命令小人们把梯子架在我的身上。接着，便有上百个小人沿着梯子爬到我的身上，他们抬着装满肉食的篮子朝我嘴巴走过来。

这些样子看起来很小的肉食，味道却很可口。我一口就可吞下两三块肉，同时还要塞进 3 只像子弹一样大小的面包。小人们尽可能快速地把食物扔进我嘴里，对我的食量和食欲显出惊讶的神色。

接着我又示意要喝水，他们便将最大的一只酒桶吊起，向我的手边滚过来，然后把桶盖打开。我一口就把这桶带低度酒味道的饮料吞下。接着，他们又送来了第二桶，我同样一饮而尽。

小人们快乐地欢呼起来，“喜地那基姑”的呼喊声一阵高过一阵。这时，一位穿着官服的家伙，带着几个随员爬上了我的小腿，向我的脸部走来。他拿出一张盖着王家玉玺的文书凑到我的眼前，大声宣读起来。然后，他指了指远方，表示要把我送到那里去。

我回答了几句话，可他听不懂。于是，我把那只已经松开的手，放到我的右手上，用手势示意他我需要获得自由。

他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摇着头表示反对，并做了个手势，说明我必须被当做俘虏押走。

我想挣脱绑在身上的绳索，可小人的数量不断在增加，身上的箭伤也一阵比一阵疼，便只好做了一个手势，告诉他们我愿意听凭他们的处置。那位官员和他的随员高兴地退下去了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一些人高喊着“皮弄基兰”，纷纷走过来为我松开绳索，使我能够自由活动。然后在我的脸上、手上涂抹了一种味道很好闻的油膏，不出几分钟，那些因箭伤引起的剧痛便全部消失了。我心里顿时觉得一阵轻松，很快便沉沉睡去。原来，他们在那两桶饮料中放了麻醉药。

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座古庙里。他们趁我熟睡的时候，让能工巧匠造了一辆大车，把我运到京城来了。

这座古庙的正门面向北方，约 4 英尺高，2 英尺宽，大门两侧的墙上，各开了一扇离地 6 英寸左右高的小窗子。穿过左边的窗口，铁匠装了一条由 91 条锁链组成的大链子，并用 36 把锁头把链子锁在我的左脚上。

有 10 多万人怀着好奇心跑出来看我。国王和他宫里的许多王亲国戚则在古庙对面的一座 5 英尺高的尖塔上观看我。

当他们确信我挣不断脚上的锁链后，才为我解开了身上的绳索。于是，我带着忧郁的表情，站了起来。这时，小人国里的人们发出了一阵阵惊叹之声，那种喧闹的情景，真难以用语言形容。

我环顾四周，发现此处风景十分优美。这个国家就像一座连绵不断的花园，都城则像剧院里挂的布景画一样美丽迷人。

这时，小人国的国王走下尖塔，骑马向我走来。那匹马见到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吓得直蹬后腿。幸亏国王是位优秀的骑手，他牢牢地坐在鞍上，待他的随从跑过来拉住辔头后，才乘机跳了下来。

国王怀着十分惊讶的表情绕着我左瞧右看，不过，距离总保持在我触及不到的地方。为了掩饰自己的惊慌，他命令厨师给我拿来食物和饮料。

厨师们用 20 辆车装肉，10 辆车装酒，依次推到我面前。我端起那些小车，很快就把东西吃得精光。皇后和年轻的皇子、公主们见状，纷纷离开座位，对我的吃相指手画脚。

我吃饱喝足了，便向国王作了个揖，以示感谢。为了便于观察他，我侧身而卧，眼睛正好对着他的脸。

这位国王年龄在 30 岁左右，长得高大魁梧，身材比他的朝臣高出大约我的一个手指甲盖。他手握宝剑，随时准备在我挣脱锁链时进行自卫。

国王不断地跟我讲话，可我一句也听不懂。见我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，他只好派了几位神父和律师打扮的人前来与我谈话，我用我稍稍懂一点的各种语言——荷兰语、拉丁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跟他们交谈，可他们一概不懂。

两个小时后，国王带着朝臣们回城里去了，留下我由重兵看守着。晚上，我爬进庙里，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久久不能入睡。

第二天，那些好奇的人们又围拢过来，迫不及待地爬到离我很近的地方，有些人还乘我坐在古庙门口的时候，用弓箭射我，其中一支差点射中我的左眼。于是，那位带兵的军官下令把 6 名主犯逮捕起来，交给我惩办。

我一下子把这 6 个小人全部抓在右手里，其中 5 个放进了我的外衣口袋。对剩下的那个，我抓住他，张开大口做了个想吃掉他的样子，吓得他狂呼乱叫，周围的人也显出痛苦的表情。

我温和地笑了笑，轻轻地把他放在地上，他飞奔着逃开了。我又把其余的 5 个小人也从口袋里一个个提出来，用同样的方式把他们放走了。小人国的臣民对我这种宽大为怀的举动大加赞赏，对我也很友善了。

两个星期后，小人国国王下令为我造了一张床垫和一套被褥。这张床垫是用 600 张小人国普通的床垫拼装的，被褥和床垫的比例相同，我可以用它们来勉强遮挡风寒。

与此同时，小人国国王则频繁地召集大臣开会，讨论如何处置我的问题。会上的一些人认为，如果留下我，我的食量可能造成粮食短缺、国家贫困，建议用毒药将我毒死，但又不知道怎样处置这么庞大的尸体。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有几位军官来到会议大厅，把我如何对待 6 名罪犯的举动向议会做了说明，这件事给小人国国王和全体与会者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于是，皇上立刻做出决定，命令都城方圆 900 码以内的村庄，每天早晨要提供 6 头牛、40 只羊和其他食物供我食用；此外，还要有相应数量的面包、酒和其他的饮料，并派 600 名仆人，住在我居室的两侧；另外，还派遣 300 名裁缝师傅为我做一套小人国的民族服装，派出 6 名著名学者教我学习小人国的语言；最后一条决议是：皇上、贵族以及近卫军的马匹，要经常在我的面前操练，好使它们对我习惯起来。

大约过了 3 个星期，我在学习他们的语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小人国国王来看我时，我已能用一些词语和他们交谈了。我试着表达我希望获得自由的要求，皇帝的回答是：要获得自由，就得保证与他们和平友好相处。并说，按照他们的法律，我必须由两名官员进行搜查，至于他们从我身上搜到的东西，等我离开他们的国家时，便可发还给我。我同意了。

于是，我将两名负责搜身的官员托在手心，先将他们放进我外套的口袋里，随后又把他们放进其他的口袋——我的两只表袋和另外一只秘密口袋除外。那两位官员拿着钢笔、墨水和纸张，将他们见到的每件东西，都做了精确的记录。

搜查结束后，他们要求我把他们放到地上，把清单交给了国王。这份清单后来被我译成

英语，现抄录如下：

经过严密检查，我们首先在“巨人”外套右上边的口袋里发现一大块粗糙的布，其大小相当于皇帝陛下皇宫里的地毯。在左边的口袋里，我们发现了一只银质大箱子，我们两个人也无法把银箱盖打开。我们要求“巨人”打开箱盖，接着由一人跳进箱子，箱子里的尘土多得淹没了他的双脚，灰尘飞上我们的脸，呛得我们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在“巨人”的胸衣右口袋里，我们发现一捆白色的薄片，它们一片片叠在一起，用一条绳子扎着，足有 3 个人那么大小，表面上有黑色的记号，好像是文字之类的东西，每个字母足有我们半只手掌大小。在他的左口袋里，有一件机械一类的东西，它的背上有 20 根长棍子，就像皇帝陛下皇宫前的栏杆一样，想必是“巨人”用来梳头的工具。在他的中套衣的右袋里，我们发现了一根中空的铁柱，长约一个人的高度，一端嵌着一块坚硬的、比铁柱更大些的木头，在铁柱的一侧，有几块凸出来的铁片，雕刻成奇怪的形状，我们不明白那是干什么用的。在右边的大口袋里，也有一根同类机械。在右边的小口袋里，有几块大小不同，或白或黄又扁又平的金属片——白色的似是银子，又大又重，我们俩都无法搬动。在左边的小袋里，有两根形状不一的黑柱子，我们站在袋里，好不容易才摸到它的顶端。两根柱子都装有一块大钢板。我们命令“巨人”将这两件东西取出来让我们检查。“巨人”把两根柱子取出来并告诉我们，在他们的国家里，他用其中的一件刮胡子，用另一件切割食物。

此外，还有两只口袋我们无法进入。这就是被“巨人”称为表袋的地方——那是在他的中套衣上端的两个大缺口，他的肚皮把这两个缺口顶住了。右边表袋外边挂着一条大银链子，银链的一端与袋里一件奇妙的机器相连。我们命令他把这件东西拿出来，原来是一只大圆球，一半是银子造的，另一半是某种透明的物质。在这层透明物质的后面，我们看到了一圈奇怪的图案。“巨人”把这件机器放在我们耳边，我们听到它发出像水磨滚动时那样的连续不断的嘈杂声。“巨人”把它称做他的先知，他说他一生中所做的每件事，都得由它指定时间。

从左边表袋里，他拿出一只几乎与渔夫的渔网一样大小的网袋，说是钱包。我们发现袋里装有几块黄色的金属片，如果它们真是金子的话，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。

后来，我们又注意到他的腰带，那是用某种巨大的兽皮制成的。在皮带两侧，挂着一只分成两个格的袋子，每个袋格都足以装下三个人，其中一个袋格里装着几粒笨重的金属球，每粒球足有我们的脑袋那么大；另一只袋格里装着一堆黑色微粒，这些微粒体积都不大，我们一把可以抓起 50 多颗来。

以上是我们在那个“巨人”身上发现的物件的详细清单。“巨人”对我们很有礼貌，对

皇帝陛下的命令绝对遵从。

克里夫兰·弗兰洛克

马尔西·弗兰洛克

国王看了清单后，用十分温和的语气命令我，把这些东西上缴。他首先要我交出那把腰刀，他命令 3000 名骑兵将我围住，弯弓搭箭，随时准备向我射箭。我解下刀鞘，拔出腰刀，忽前忽后地挥舞着，强烈的阳光照在刀面上，发出刺眼的光芒。骑兵们顿时一阵惊呼，小人国国王显得很镇定，他命令我把刀插回鞘里，并尽量小心地丢到距我铁链末端 6 英尺外的地上。

他又要我交出我的袖珍手枪。我掏出手枪，详细地向他说明了使用方法，然后在枪膛里装上火药，朝天放了一枪。那一刻，小人们表现出的惊恐之状和发出的恐骇之声，比我刚才舞刀时还要厉害，有几百人吓得倒在地上，就连皇帝本人也吓得呆站在那儿，好一会儿没有回过神来。我把两支手枪丢到地上，又把火药袋和铅弹一起交出来，并嘱咐他们千万不要让火药袋接近火星。

然后，我又交出了我的银表。小人国国王好奇地瞧着它，命令两名最高大的卫兵用一根杠子把它抬起来。银表发出的连续不断的滴答声，还有那转动着的分针，把国王给逗乐了。他让皇家学者们对此发表看法，学者们的回答，真是千奇百怪，叫人忍俊不禁。

接着，我又把银币和铜币交出，我的钱袋、餐刀和剃刀、梳子和银质鼻烟盒、手巾和旅行指南，也一并交了出去。除了腰刀、手枪和火药袋被装上车子运往国王陛下的仓库外，其余的东西都还给了我。

我恭顺的行为，得到了小人国国王及其臣民的信任，他们不再惧怕我了。有时，我躺在地上让五六个小人在我的手掌上跳舞。后来，有些孩子居然在我的头发中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。

频繁的接触，使我对他们语言的听说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有一天，小人国皇帝为了让我快活快活，便叫了几个人给我表演杂技。不论技巧还是规模，这些表演都非同一般，令我大开眼界。特别使我觉得有趣的，要算那些在一根 2 英尺长，离地 12 英寸高的白色钢绳上表演的跳绳者了。

我后来得知，只有朝廷要选拔担负重任的高官时，才会举行这种跳绳表演。每当某个重要的官职出现空缺时，便有五六个候选人向皇帝和朝廷提出申请，让他们在那种绳子上跳舞，

而那位在绳子上跳得最高又不会跌下地来的人，便成功地填补了那个空缺。朝廷里的重臣，时常奉命表演他们的跳绳技术，以证实他们并未丧失这项技能。财政大臣弗林那伯在这根拉紧的绳子上跳跃的高度，比其他大臣高出 1 英寸以上，他可以在一只安装于这根绳子上的木盘里表演翻跟头的技术。我的朋友——内务大臣勒得里索，是仅次于财政大臣的第二号高手，其他大臣的技术则不相上下。

这种表演经常会发生悲惨的事故。我亲眼见过两三个竞选人员跌断了手足。最惊险的场面要数他们表演各自技能的时候。他们为了超过自己的同事，表演时格外卖力，经常会有人跌下来，有些人甚至跌了两三次。听人说，在我来到该国之前，弗林那伯曾结结实实地跌了一跤，差点连脖子都跌断了。

小人国通过跳绳比赛选拔官员，已是很特别了，而国王表彰亲信的方式则更是前所未闻。国王通常是在桌子上摆出蓝、红、绿 3 条 6 英寸长的漂亮丝带，然后双手握着一根棍子，那些候选人则一个跟着一个时而跳过这根棍子，时而在棍子下面爬过，全视国王手中棍子提高或降低的情形而定。候选人中，动作最敏捷、跳得最高、爬行时间最长的，便得到蓝色丝带，红色丝带为第二名所得，绿色丝带则授予第三名。宫廷里的大人物，腰上几乎都缠着这种丝带。

军队的马群和国王的御马现在已不怎么怕我了，它们每天都在我面前操练，当我把手横摆在地上的时候，骑士们便纵马从它上面跃过。那一跳真叫人惊心动魄啊！

有一天，我为了取悦小人国国王，便要求他给我准备几根 9 英尺长、像普通手杖一样粗的棍子。国王立即下令管林官用车子把材料弄来。我从中取了几根树干，用一块方手帕搭了一个 2 英尺高的台子，请国王派出一支由 24 匹马组成的最优秀的骑兵队伍，登台进行操练。

骑士们弯弓搭箭，挥舞宝剑或逃或追，或进或退，好不精彩。国王见了，异常高兴，竟让我把他举起来亲自发号施令，甚至劝说皇后坐在轿椅里，让我拿在手里停在距平台 2 码远的空中，使她可以一览演习现场的全貌。

这时，一名特使前来向国王禀报说，他的几位官员在我最初登陆的地方，发现了一件庞然大物，样子十分古怪：圆圆的边缘，足有国王的寝宫那么宽大，中间向上突起，足有一人那么高，有人爬到它的顶部跺脚顿足，才发现它里面是空的。他们认为那东西可能是“巨人”的一件物品。要是国王陛下同意的话，他们用 5 匹马便可以把它拉回来。

我当即就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，因为在我们的船只遇难的时候，我就用一根绳子把礼帽系在头上。后来我在海里游泳逃命时，不知怎么的，便把这顶帽子丢失了。我恳请国王发令，尽快把帽子拉回来，并向他描述了帽子的用途和形状。

第二天，车夫们把帽子拉回来了。他们在距帽檐 1 英寸半的地方钻了两个洞，用钩子牢牢钩住洞眼，一条长绳的一端系住钩子，另一端套在马车上。就这样拉着我的帽子在地上跑了半英里的路程，幸好小人国的地面特别光滑平坦，我的帽子才不至于损伤得那么严重。

接着，小人国国王下令驻守京城的部队做好准备，他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寻欢作乐。他要求我两脚尽可能宽地叉开站着，然后他命令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军统领队伍：步兵以 24 纵队、骑兵以 16 纵队排列，鸣金击鼓、摇旗呐喊、刀枪出鞘，从我的胯下齐步通过。说实话，我的裤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，那些军士从我的胯下经过时，总是哈哈大笑。

小人国国王高兴极了。我趁机又一次向他提出想得到自由的愿望，并递交了请愿书。这次国王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，经过多次内阁会议讨论，他们决定让我签署一份释放我的文书，并要求我宣誓遵守他们提出的条件。

那天，海军统帅波哥兰带领几位要员亲自前来，把那些宣誓条文送给我。内容如下：

第一，如果没有本帝国批准的护照，“巨人”不得离开我国领土。

第二，未奉特使命令，“巨人”不许擅自进入我国的京都；“巨人”若要进城，需通知全体臣民避居户内两小时。

第三，“巨人”只能在我国的主要大道上行走，不准在草地或粮田上步行或躺卧。

第四，“巨人”在指定的道路上行走时，必须小心谨慎，不得践踏我国的人民、牲畜和车辆；未经本人同意，不得将行人提到手里。

第五，如有特使奉命向“巨人”递送公文，“巨人”必须将使者连同他的坐骑放进口袋，然后将使者安全送返国王陛下御驾之前。

第六，“巨人”应成为我国的盟友，共同反对伯利夫斯古岛上的敌人，并毁灭该国准备侵犯我国的舰队。

第七，“巨人”在空闲的时候，应协助我国的工匠，帮他们扛抬大石，砌建帝国公园的围墙和其他的皇家建筑。

第八，“巨人”应在两个月内，以他的脚步为准，绕我国海岸步行，计算出我国版图的范围。

最后，在信守上述誓言的条件下，“巨人”每天可享受足够 1728 人食用的定量肉类和饮料，可自由觐见我国国王，享受我国其他礼宾待遇的权利。

我怀着非常愉快和满足的心情在誓文上签了字。我先按英国的方式宣誓，然后再按小人

国法律规定的方式宣誓：我用左手握住右脚，用右手的中指按着头顶，拇指按着右耳尖宣读了誓文。

我脚上的铁链终于被解除了，我完全恢复了自由。

事后，我问一位宫廷中的朋友，他们是怎么算出我的饭量的。他告诉我，国王陛下的数学家们用四分仪测量了我的身高，发现我的身高相当于小人身高的 12 倍以上。根据这个比例，他们得出我的体重最少等于他们人民的体重的 1728 倍的结论。因此，必须给我相当于这个数目的食物和饮料。

这真是一个聪明的民族！

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愿望，便是请求小人国国王准许我去京都密顿多参观。国王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，并告诫全城居民，在我访问期间，他们必须待在自己家里，不得外出。

都城的城墙有 2.5 英尺高，11 英寸宽，车马可以在墙头上安全行走。城墙的两侧，每隔 10 英尺建有一座坚固的城楼。我从西大门跨过去，侧着身子在两条主要大街上走过。我身上只穿一件短背心，非常小心地行走着，生怕衣摆会挂住房顶或屋檐，或者碰到在大街上闲逛的人。

虽然国王已下达命令，全体臣民为了人身安全必须待在自己家里，但每座房子的窗口和房顶上，还是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我根本无法继续朝里行走，只能在行经巷口时朝里边望望。

小人国国王的皇宫位于都城的中央，也就是两条大街交叉的地方。皇宫四周距离宫殿约 20 英尺处，是一堵 2 英尺高的围墙。我得到国王陛下的特许，跨过了这座围墙。皇宫外院是一个 40 英尺见方的广场，其中有内外两座宫院，内宫是国王的寝宫，我很想看个仔细。但是，从一个广场通向另一个广场的宫门只有 18 英寸高，7 英寸宽。我若逾墙而过，难保不会伤害宫殿的建筑。

其实，小人国国王也很想让我见识见识他后宫的富丽堂皇。于是，我花了 3 天时间，到离城约 100 码的皇家公园中，用小刀砍下一些粗大的树木，做成了两只小凳子。我提着凳子，第二次来到外宫墙外，先站在一只凳子上，用手提起另一只凳子，举过宫墙，把它轻轻放在前后宫之间大约 8 英尺宽的空地上，然后很轻松地从外边的凳子上跨到里边的凳子上，再用一根带钩的木棍把身后的那只凳子钩进来。

就这样，我总算顺利地进入了后宫。我侧身躺在后宫的空地上，脸对着楼殿中央特地为我打开的窗子，饱览了呈现在眼前的国王寝宫，看到了王后和她的几位年轻的王子。王后愉快而端庄地向我微笑，并将手伸出窗外让我亲吻。

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，小人国的大首相勒得色尔带着一名侍者，来到我的住地，要和我谈上一个钟头。对此我欣然同意，并表示我可躺在地上以便他能走到我的耳朵边，可是他却宁愿让我把他托在手心里跟我交谈。

他首先祝贺我获得了自由，说他在此事中也尽了点微薄之力。然后，他告诉我，他们的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复杂的局面。他说：“在外国人看来，我们的国运相当兴旺，实际上却处于两大恶魔的挤压之间：一个恶魔来自国内邪恶的政治派别，一个恶魔来自国外最强大的敌人的侵略威胁。关于国内的政治派别，如你所知，自本帝国立国 70 个月以来，国内便形成了两个勾心斗角的党派，一个叫‘特兰密克山党’；一个叫‘斯兰密克山党’。前者以穿高跟鞋为标志，后者以穿低跟鞋为标志。高跟派宣称高跟鞋是最符合古代传统的，尽管如此，国王陛下仍钦定政府机关中只准穿低跟鞋。朝廷任用的官员，都是低跟派党的人。

“这两个党派的积怨很深，他们既不在一起吃饭饮酒，也不在一起谈话说笑。特兰密克山派，即高跟派，在人数上超过我们，可是政权却操纵在我们低跟派党人的手里。我们担心的是皇太子殿下，他是皇位的继承人，但有趋向高跟派的倾向。因为，他的鞋跟一高一低，走起路来总是一拐一拐的。

“正当国内的党派之争令人不安的时候，伯利夫斯古岛那边又发出了战争的威胁。伯利夫斯古的领土范围和国力足以与本帝国抗衡。在过去的 36 个月中，我们两国一直争战不断，究其原因，皆由吃蛋的方式引起。

“按照古法，我们吃蛋时，应先敲破较大一端的蛋壳，可是当今国王的祖父，因为吃蛋割破了一只手指，于是他便公布了一道圣谕，命令全体臣民吃蛋时应该先敲破小端的蛋壳，否则将被处以极刑。人民对这条法令非常怨恨，为此曾爆发了 6 次起义，差点使国王丢了性命。

“当起义被镇压下去时，暴徒们便逃到伯利夫斯古帝国避难。据统计，约有 11000 人。为了不向先敲小端蛋壳的法律屈服，他们宁愿被处以死刑。在这些纠纷的过程中，伯利夫斯古国的国王经常派使臣前来抗议，谴责我国制造了教派的分裂。然而，他们这种做法纯粹是对教义的歪曲。现在，大量的流亡者在伯利夫斯古国被当做上宾款待，而他们在国内的党徒也暗地里给他们许多帮助和鼓励。36 个月以来，这两大帝国之间的争战互有胜败：我国损失了 40 艘大型战舰和数目更多的小型舰艇，牺牲了 3 万名最优秀的水兵；而敌方的损失比我们还要严重。不过，他们现在又装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。正伺机向我国发起进攻。国王陛下对您的勇气和力量充满信心，因此，让我来把我国面临的这一情况告诉您。”

我立即向首相大人表示，愿意为他们的国家效犬马之劳。并请他转达国王，作为外国人

的我，不宜直接干涉他们国家的内政。不过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，使皇上个人及他的国家免受外敌的侵略。

伯利夫斯古岛位于小人国所处的利里浦特岛的东北处，两岛之间只隔着一道 800 码宽的海峡。我没有到过海峡那边，所以敌方至今还没有得到有关我的情报。我已经将俘虏敌人整个舰队的计划通知了国王陛下。敌人的舰队正停泊在港内，准备顺风时便扬帆出发。

我向那些最有经验的海员请教，了解了那道海峡的深度。海员告诉我，海峡中部深达 6 英尺。我走到东北方，面对伯利夫斯古的海岸，躺在一座小丘后面，拿出袖珍望远镜，观察敌人的舰队，发现它由 50 艘战舰和许多运输舰组成。

我回到住地，下令(我已得到一纸有权发号施令的委任状)准备一批粗大、坚硬的缆绳和铁棒。这些缆绳就如同我们普通包扎用的绳子，铁棒的粗细、长短有如普通的缝衣针。我把 3 根缆绳拧成一根，以增强拉力，再把 3 根铁棒扭成一根，弯成一只钩子。

我备好了 50 只钩子和同等数量的缆绳，便来到东北部的海岸，脱下外套鞋袜，乘着涨潮前的半小时，只穿着皮夹克，走下海里。

我花了将近半个钟头，才走到敌舰停泊的港湾。敌人发现了我，他们大惊失色，纷纷从舰上跳到海里，向岸边游去，当时人数不少于 3 万人。

我拿出工具，用钩子牢牢钩住战舰前部的船眼，接上缆绳，再把全部缆绳的末端打成一个大绳结。敌人向我射来成千上万的弓箭，其中有不少射中了我的手和脸，由于箭伤引起的剧痛，我的动作不由得忙乱起来，为了保护眼睛，我拿出藏在夹克衫中一只秘密口袋里的一副眼镜，尽量稳妥地架在鼻梁上，又开始勇敢地进行我的工作。尽管箭如雨下，其中不少还射到我的眼镜片上，但它们除了把镜片稍微擦损外，一点也没有伤到我。

我将全部的钩子挂好，便拉住手里的绳结，用力地拉起来。可是一条船也没有被拉动，因为所有的舰船都牢牢地泊住了。我只好丢下缆绳，让钩子仍钩在船眼上，然后用小刀把那些锚链割断后，才又捡起连着铁钩的绳子，轻松地把敌人的 50 艘大型战舰拉走了。

伯利夫斯古国的士兵们根本没有猜到我的企图，开始时只是一片慌乱，他们看到我割断锚链，还以为我是想让舰只随海漂走或者让它们互相撞沉。当他们明白我是要把舰队拖走时，便绝望地哭喊起来。

当我走出他们的弓箭射程之后，我停下来，拔掉插在脸上和手上的箭矢，涂上我初登陆时小人们送给我的那种药膏，然后把眼镜摘下来。又过了约一个钟头，海水开始退潮，我才拉着舰队涉水通过海峡中央，安全地回到利里浦特帝国的港口。

小人国国王和全体朝臣都紧张地站在岸边，他们只看到一个呈半月形的向前移动的舰队，却没有认出齐胸没在海水里的我。待我走到海峡中央时，他们就更加惊慌了，因为这时海水已经没到了我的脖子。他们以为我已被海水淹死了，而敌人的舰队正气势汹汹地开来。

海水越来越浅，慢慢地，我已听得见岸边的人们的说话声了。我禁不住举起那股把战舰捆在一起的缆绳，大声高呼“伟大的利里浦特国王万岁”！

那位小人国国王激动得手足无措，在我登上陆地时，除了对我大加赞扬外，还当场授予我“那大克”的称号——这可是小人国的最高荣誉。

接下来，小人国国王又要求我把敌国剩余的船只也一齐拉进他的港口，他想把伯利夫斯古国变成利里浦特的一个省份，把“大头派”的流亡者全部消灭，迫使该国人民吃蛋时也要先敲破小端的蛋壳。对于这个无理要求，我则义正词严地告诉他，我永远不会充当一件把一个自由勇敢的民族沦为奴隶的工具。

我的这个宣言，与国王陛下的计划和策略格格不入。他在议会中谈起这个问题时暴跳如雷，一些较明智的人则保持沉默，表示同意我的意见，可是大部分人都怒形于色，含沙射影地攻击我。这场攻击在两个月后终于爆发，那形势像要置我于死地。

3个星期后，从伯利夫斯古国来了一个求和的使团，双方很快签订了一个对利里浦特国王极为有利的和约。当使团完成使命准备离境时，有人暗地里告诉他们，说我曾拒绝了利里浦特国王继续侵略他们国家的要求，因此，我可以被看做是他们国家的朋友。

于是，他们对我做了礼节性的拜访，对我的勇敢和宽大的胸怀大加恭维，并以他们国王陛下的名义邀请我访问他们的帝国。

我对这几位使臣大人转达了我对他们国王的敬意，并说在我返回祖国之前，一定会前去拜访他。后来，我趁觐见小人国国王的机会，要求他发给我一张护照，准我到伯利夫斯古帝国稍作停留。国王说他很乐意发给我出国的护照，不过，他说这话时的态度是相当冷淡的。后来有人向我透露，说弗林那伯和波哥兰已将我与那些使者来往的情况，当做我不忠于利里浦特国王的证据，向国王告了密。这些朝廷大臣们的真实面目由此可见一斑。

我打算写一部专门介绍小人国风俗民情的书。在此，我愿意先介绍一些概况，以满足好奇者的要求。小人国居民的身高，一般不到6英寸，其他动物、农作物和树木也与这个高度成相应比例。他们最高大的马和牛的高度为4~5英寸，羊的高度为1.5英寸左右，他们的鹅就像云雀那么大。按人的视力，小人国中那些最小的动物就难以看清了。可是小人国的人民，却能看清他们周围的一切物体。他们眼睛的辨别能力很强，只是不能望得很远罢了。我曾经看到一位厨师拔掉云雀的羽毛：那只云雀，只有普通苍蝇那么大。我也曾看到一个女孩

子穿针引线，她用的针线，我们的眼睛是难于分辨的。他们最高大的树木约 7 英尺高，我握着拳头向上举起，拳头刚好碰到这些树木的树梢。至于其他的菜蔬，其大小高矮就不难想像了。

他们的书写方式既不像欧洲人那样自左而右，也不像阿拉伯人那样自右而左，而是从纸的一角斜着写向另一角。

他们埋葬死者的方式，是人头朝下将死人埋在地下。他们认为，在 11000 个月后，死者会全部复活。那时地球会翻一个身，那些复活了的人，又正好是头顶蓝天，脚踏大地了。

在小人国，凡是犯了叛国罪的人都被处以极刑。但是，如果审判时原告方提不出充足的证据，就说明被告是无辜的，告密者就会被马上就地处死，他的财产和土地要被充公，无罪者也能为自己索取高额赔偿费。皇帝本人还要公开为无罪者恢复名誉，并在全京城通报，洗刷他的罪名。

他们对犯了欺瞒罪者一律处以死刑。他们认为小心和警惕加上普通的常识便可以防止盗窃行为的发生，但是欺瞒却是一种极狡猾的表现，诚实是无法捍卫自己不受它的袭击的。

在小人国，无论是谁只要他能提出充足的证据，证明他在长达 73 个月的时间内严格地遵守法律，他就有权享受一种特权：按照他的地位和生活水平的状况，从一笔专门设置的基金中得到一笔款子，还可以得到一个叫做“斯尼波尔”或“守法模范”的称号。这个荣誉可加在他的名字前面，但不能传给后代。

在选用人才方面，他们对被录用者的德行比他们的才能更为重视。他们认为，良好的德行和高超的天分根本是两回事，前者不能依靠后者产生。因此，绝不能将国家的事务交到那些有才无德的人手里。而自从帝王们声称他们是上帝的代表以来，小人国的人便认为，帝王们对于官员的选削去留，都是绝对正确的。

忘恩负义在他们这里是一件主要罪行。他们认为那种以怨报德的人，是人类的公敌，人类对他没有什么责任可言，这种人不配活在世上。

关于父母对子女责任的理解，他们认为，子女的教育是不能由父母负责的。因此，他们在每个城市都设立了公共学校。所有的父母(农夫和工人除外)，在他们的孩子长到 20 个月后，就把他们送到公共学校，让他们在那里接受教育。这类学校分为好几种，适合不同阶层和性别的儿童。那里有精通业务的教师，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出身和自己的爱好，授予他们适应各阶层生活的本领。

收养贵族或名人子弟的学校，由严肃和博学的教师和助教进行教育。孩子们的衣食简单而朴素，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以外，他们经常被派去从事一些劳作，每天有两个钟头的时

间让他们进行身体训练、娱乐和消遣。在 4 岁以前，由大人替他们穿衣服，过了这个年龄，他们便得自己穿衣服。学校里的女仆只是从事最卑贱的事务，孩子们决不允许跟仆人们交谈。孩子们的父母每年只能见孩子两次，每次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。父母不得给孩子送玩具、糖果之类的东西。

收养一般绅士、商贾和手艺人子弟的学校，其管理方式也与前者相似。不过，准备做生意的孩子，到 11 岁时便得去做学徒。

其他出身的孩子则可以继续学习到 15 岁。

在女校里，女童也与男童一样受到相似的教育。女童们到了 5 岁，便得自己穿衣服。这里培养出来的年轻女士们，和男子一样都以怯懦和愚蠢为最大的耻辱。她们蔑视一切人为的装饰。当姑娘们到了 12 岁，她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便来向教师们表示最大的谢意，然后把她们领回家去。

在教育中产阶级出身的女童的女校里，女童们受到了与她们的性别和年龄相适应的劳动教育：做手艺人的学习到 9 岁便离校，其余则到 13 岁时离校。

中产阶级的家庭，每年得为在校学习的子女支付费用。不过，这笔费用很低。在这个国家里，所有父母的消费都受到法律限制，因为小人国的人认为，生下子女而把教养他们的责任丢给社会，是最不公平的事。至于身家较好的人，都得做出保证，拨出款项，作为各人子女的教育费用。

农民子女待在家里，因为他们的职业是耕地种田，对他们进行教育与否，对社会影响不大。他们当中那些老弱病残的人，都由养老院收养。这个国家里的人是不知道乞讨为何物的。

我在这个国家居住了 9 个月零 13 天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发挥了自己在机械学上的创造才能，从皇家公园里砍了些最高大的树木，造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。有 200 名女裁缝被雇来为我缝制衬衣、被单和桌布。女裁缝们趁我躺在地上的时候来测量我的身材，由一人站在我脖子上，另一个站在我大腿上，各人拉着一条粗绳的一端，第三个就用一把 1 英寸长的尺子量这条绳子上的长度。接着，她们又量了我右手拇指的周长。按照她们的算法，绕拇指两圈的长度，等于手腕一圈的长度，而手腕和脖子、脖子和腰也有相应的比例。就这样，再加上我的旧衬衣的帮助，她们给我做的衬衣非常合身。

另外，还有 300 名男裁缝被雇来为我缝制衣服。他们叫我跪在地上，然后抬来一架梯子架在我的脖子上，其中一个人爬上梯子，在我的衣领处向地板放下一只铅锤，测锤线的长度便是我外套的长度，至于我的腰围和手臂的粗细，则由我自己丈量。衣服是在我的庙堂里缝

制的，因为他们最大的屋子也摆不下那些衣服。

有 300 名厨师为我料理饮食，每名厨师各为我准备两盘食物。吃饭时，我把 20 名侍者放在桌面上，还有 100 多名侍者站在地下侍候。他们扛着一盘盘的肉，或者是一桶一桶的酒和其他饮料。站在桌面的侍者，把我要吃的东西吊到桌子上来，每盘肉刚好够我吃一口，每桶酒或饮料刚好够我喝一口。只有一次，一块最大的牛腰肉，我不得不把它切成 3 块。仆人们看到我把它连骨头一起吞下，都惊讶不已。他们的鹅和火鸡，我一般是一口一只，那味道要比我们平时吃的鸡鹅的味道好得多。至于那些较小的鸡，我的餐刀一下子就可以挑起二三十只来。

国王陛下得知我的生活方式后，便带着皇后及皇子公主们，和我一起进餐。我把他们连同他们坐的椅子一起端到桌子上，放在我正对面的地方，然后又把他们的侍卫提到桌上，放在他们左右。那位财政大臣弗林那伯，拿着他的白色手杖脸色阴森地侍立在一旁。

为了博得皇上的赞叹，我比平时吃得更多。这给弗林那伯陷害我提供了口实。他因为我的爵位“那大克”比他的“克兰格兰”高而嫉恨于我。席间，他向国王说明国库所处的空虚状况——在短时间内，我已经消耗了国王陛下的 150 万以上的“斯伯拉”(一种金币)。因此，国王若要合理解决这些困难，最好是把我解决掉。从此，小人国国王对我的兴趣急速下降，因为他对自己的亲信太偏听偏信了。

就在我准备回访伯利夫斯古国国王的时候，有一天夜里，宫廷里一位曾得到过我帮助的人，乘坐一顶遮挡得严严实实的轿子来到我的住地。我便将他连同轿子一起放进上衣的口袋里，然后关紧庙门，把那乘轿子里的人拿出来放在桌上，然后自己在桌边坐下。

寒暄过后，这位大人神色慌张地说：“最近，朝廷几个部门召开了几次绝密会议，专门讨论您的问题。财政大臣和海军统帅联名指控您有叛国罪和其他罪名，坚持乘黑夜放火将您的住处和您一起烧毁。

“您的朋友，内务大臣勒得里索请求国王陛下念及您的功劳，只把您的两眼弄瞎。”

“这个提议引起内阁会议的强烈反对。海军统帅波哥兰认为您所建立的功绩，从政治角度来看，只不过更加重了您的罪责。他说您既可以俘虏敌人的舰队，在不满情绪的驱动下，同样也可以把敌人的舰队再拉回去。因此，他坚持必须把您处死。

“于是，国王陛下发了一道命令，先把您的眼睛弄瞎，然后再慢慢地将您饿死。3 天后，首相就会派人来刺瞎您的眼睛。我劝您要多加小心，加以提防。为避免怀疑，我得马上回去了。”

这位大臣走后，留下我孤单一人。我想出庭受审，澄清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，但又觉

得要改变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判决是不可能的，我不能存有侥幸心理。现在我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关头，面对一群危险的敌人。

于是，在行刑前 3 天，我给首相大人写了一封信，说我要在当天早上到伯利夫斯古国去，我不等他回复，便来到停泊舰只的海滨，我捉住一只最大的战舰，用缆绳缚住舰首，然后起锚。

我把脱下的衣服连同挟在腋下的被单全丢进船舱，一边涉水，一边游泳，把这艘战舰拖到了伯利夫斯古国的皇家港口。这里的人早就期待着我的光临，他们派出两名向导，把我带到京城。

一个小时后，国王陛下在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的陪同下出城迎接我。

我卧在地上，亲吻国王陛下和王后的手。我对国王说，我是为履行诺言前来访问的，而且得到了利里浦特国王的特许。我来此的目的，是想看望一下这位强大的帝王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为他尽点微力。至于我在利里浦特帝国的委屈，我只字未提。

3 天后，我到该岛国东北部的海滨散步，发现一只底朝天的小船漂浮在海面上。我无法单独把它拖上岸，立即回头奔向京城，请求国王陛下把战后剩下的 20 艘大型战舰和 3000 名水兵借给我，由海军统帅指挥出海。我则抄近路回到发现小船的海滨，看见那条小船已随涨潮越漂越近。

水兵们已准备好我事先搓成的绳索，随着舰队来到附近海面。我脱下衣服，涉水走到距小船 100 码的地方，游水过去把它抓住。水兵们把绳索抛给我，我接过绳索，将一端穿在船头的船眼上，另一端系在一艘战舰上。因为我的双脚不能着地，我被迫跟在小船后面游着，并尽力用双手推动小船前进。

借着涨潮的推动，我前进的速度很快，不久便可以抬起头，双脚也触到了地面。我休息了一会儿，又推着小船前进，一直推到只有齐腰深的海域。然后我从一艘战舰上拿出一批缆绳，一端系在小船上，另一端分别牢系在我身边的 9 艘战舰上。水兵们和我一起连推带拉，终于把船弄到离岸只有 40 码的地方。

在这支舰队的帮助下，我设法把小船翻过身来。我发现，这条船除了轻微的损伤外，基本上是完好的。

我又花了 10 天时间做了几副木桨，好不容易把小船划进伯利夫斯古国的皇家港口。当我划着小船进港时，岸上已是人山人海，小人们对出现在他们眼前的这艘庞大的船只惊异不已。我对伯利夫斯古国王说，这条小船可以载我返回我的故乡。我恳求国王陛下下令给这条